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三十回 柴榮薦朋資帷幄 弘肇被譖陷身家

詞曰： 幸相殷遇，訴風訴雨。汲引同袍，羨他推許。良朋共吐衷懷，慶英才。孤忠惜被權姦擠，情何已。君心竟辜負，斯意敢期龍比。留此官箴，萬古咸稱。

右調《怨王孫》

話說韓通既被趙匡胤責寫了伏狀，連夜奔回家中，收拾細軟物件，妻女上了車子，自己與兒子及徒弟等各各乘馬，取了柁棒，護擁了車仗，望著禪州大路而行。一路上思前想後，打算安身之處，欲要養成銳氣，俟報此讎。無奈彼此商議，仍無定所。正悶行之間，祇見前面一伙行人，約有三四十個，多拿著槍刀劍戟而走。韓通暗想：「此伙必是歹人，待我問他端的。」遂拍馬上前，高聲喝道：「爾等手執刀槍，往那裏去的？」那眾人抬頭一看，見韓通人物軒昂，鞍馬高大，知非尋常之士，不敢怠慢，說道：「馬上壯士，我等俱係近處百姓，因為度日艱難，聞得禪州郭令公招軍，故此前去應募。」韓通聽言，心下又是暗暗想道：「我被趙匡胤這賊連打兩次，閃得我無家可奔，無國可投，今又尚在道路彷徨。我何不將機就計，把這些人收在手下，同上禪州，倘能夠尋得大小前程，便好報這讎恨了。」主意已定，開言說道：「爾等既要投軍，可多跟著我走，那禪州的郭令公是我親戚，我今正要去見他，管取你們一到就有糧吃，就是那路上的盤費，都是我供給。」那眾人聽言，俱各歡喜道：「既是將軍憐恤，我等情願跟隨前去。」韓通大喜，遂即取些銀鈔，給散眾人，一齊望禪州而來。

到了禪州城中，尋下客店，安頓了家小眾人。自己出外打聽，聞得人說，凡有投軍的，必須先到監軍府去報名投見，然後引至都元帥處驗看，纔有職事。韓通聞了這信，急忙回至店中，打點了投見的手本，加了一個禮單，換了一套新衣服，領著眾人，來到監軍府前，隨了那些四方來的投軍人眾，把手本遞了進去，等候傳見。不多時，祇見一個軍校走將出來道：「那一位是投軍的韓通？監軍老爺有令箭相傳，快進去參見。」韓通聽令，上前答應道：「在下便是韓通。」那軍校隨引進了角門，至大堂階下跪著道：「投軍人韓通報名參見。」那監軍不是別人，正是柴榮，見了韓通，慌忙離座下階，用手扶起道：「賢友請起。」原來韓通與柴榮自幼相交，極稱莫逆，後來天各一方，遂而疏闊。今日收募軍人，先前見了手本上的名姓，已是疑惑，猶恐不是，故此單傳進去，面視是否，不期果是韓通。當下柴榮扶起了韓通。那韓通見了柴榮，亦是慚愧，遂攜手上堂，重新見禮坐下。韓通道：「自與兄台分別，不覺數年，誰知大駕執掌兵權，如此榮耀。若論韓某舊日交情，一定沾恩矣。」柴榮道：「久知賢兄精通武藝，勇略過人，小弟正欲差人尋請，不意今日相遇。誠三生之幸也。況郭元帥乃小弟姑丈，俟明日引見，得睹賢兄如此英才，何愁不大用耶？」說罷，遂命軍校傳取各路投軍人等進堂，看驗載冊，送進帥府，以備編伍操演。公事已畢，即命承辦人整備筵席，款待韓通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柴榮把韓通引進帥府，參見了郭威。郭威見韓通壯年人材，儀表不俗，心下早有幾分愛恤，又遇柴榮稱贊纔能，極力薦舉，更加歡喜。遂即賞了一張委牌，命他權領五營團練使司之職，仍同柴榮招納四方豪傑，每日操演兵馬。韓通受命，拜謝出來。同了柴榮歸監軍府。自此，一心供職，竭立同謀。按下慢提。

且說漢主自即位以來，聽讒貪色，黷貨遠賢，大興土木之工，黎民甚是怨恨。平日又寵用了一個國丈，名叫蘇鳳吉，生成妒害忠良，籠絡姦小，在朝十奏九準，任意橫行，群臣側目而視，誰敢多言作對？那日卻有細作打探回來，將郭威招兵買馬之事，秘密報知。蘇鳳吉得此消息，即於次日早朝，執笏上殿，俯伏奏道：「臣昨接密報，稱郭威在禪州招兵買馬，大有謀叛之心。乞陛下早為剪除，以免後患。」漢王聞奏，大驚道：「郭威陰蓄不臣之心，有乖王法，太師有何良策？急與朕處裁。」蘇鳳吉奏道：「陛下且不必性急。依臣愚意，可差官齎旨，往禪州調取郭威，彼若恪守臣節，自必隨使來京，若有謀反之心，必然不至。那時陛下再遣將發兵，名正言順，往彼問罪，郭威既不敢抗命，又使在朝諸臣不生異言矣。望陛下龍心裁奪。」漢王聽奏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太師所奏，真乃治國之良謀也，朕當準奏。」蘇鳳吉謝恩起來。

漢王正欲傳旨差官，忽見階下一臣，紅袍金襖，玉帶烏靴，執笏當胸，上前奏道：「陛下不可聽讒譖之言，誤了國家大事。」漢王舉目看時，乃是平章事史弘肇。漢王問道：「朕因郭威陰蓄不軌，故此調取回京，別有處置，卿何阻焉？」弘肇道：「非臣敢行阻攔，但思臣與郭威同佐先帝，披堅執銳，創業開基，成就社稷，君臨天下，郭威多有助勞。因此先帝簡拔，托以重任，使之威鎮禪州，誠國家之保障也。今陛下無故調取進京，君臣疑問，分明逼反重臣。臣恐郭威手下將士極多，決然生變。更且風聞各鎮諸侯，人人自危，齊動干戈，陛下何以處之？願陛下聖斷為幸。」漢王道：「不然。郭威自侍在外，招兵買馬，顯有謀反之心矣。今日若不早除，日後養成胚胎，悔已無及。卿勿多言再阻。」弘肇復奏道：「郭威招兵買馬，此乃深為國家之計，臣子職分所當為。陛下豈可以此事加罪，欲致郭威於死地，以自戕其股肱乎？且陛下自即位以來，不行仁德之政，大興土木之工，聽讒陷忠，沉溺酒色，臣恐天下自此危矣。願陛下親賢遠佞，貴德褒能。先斬蘇鳳吉於市曹，貶蘇后於冷宮，肅清朝宇，靖其內患。然後再加郭威王位，穩住其心。開帑庫以賞軍民，則人情感悅，自然皇圖永固，內外皆安矣。」漢王聞諫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一遵先帝遺命，未嘗失德。汝反面斥朕躬寵姦溺害。你看民家富豪飽暖，尚且造建花園，以為春秋賞玩。朕今祇建一所御園，亦未為大興土木。蘇娘娘乃朕之元配，又無失德，如何教朕黜他？朕思夫婦乃人之大倫，庶民之家，尚是篤於恩愛，況朕身率萬民，焉有先薄其倫理，而能表正天下者？即蘇鳳吉所奏，實係為國遠獻，非為一己之事，豈可因汝妒忌，使朕屈斬忠良？若依國法而論，汝之自恃功高，輒行誹謗，理當誅戮，姑念汝乃先帝老臣，宜從寬典，革職為民，永不錄用。汝可速退，不必多纏。」

史弘肇見幼主不聽他諫，反為革職，知是幼主溺於酒色，強諫無益，因而不復再奏，暗暗嘆氣，立起身來，往外要走。卻見蘇鳳吉立在旁邊，不覺心頭火發，口內煙生，大罵道：「誤國欺君的姦賊！多是你蠢惑聖聰，顛倒朝政，以致人民怨望，藩鎮離心，眼見錦繡江山，畢竟斷送在你這姦賊之手！」蘇鳳吉亦大怒道：「史弘肇，你祇是回護郭威，想與他通同謀反，故此欲害我耶？」史弘肇益怒道：「姦賊！你不思省過，尚敢亂言，你將血口噴人，情實可痛，我誓必與你拼一拼。」說罷，舉起朝笏，照面門狠力一下，那朝笏折為三段。打得蘇鳳吉鼻眼歪斜，口流鮮血，一滾倒地，喊叫道：「皇上明鑒，史弘肇私通郭威，生心謀反，怪臣多言，當聖上面前，把臣毒打，望陛下天命救臣。」那漢主在龍床上，親見史弘肇把蘇鳳吉打倒，又見喊叫，心中大怒，用手指定史弘肇大罵道：「萬惡的姦賊！你道朕不明不仁，朕也不惱，當殿毀打太師，也還可恕，不該私通反叛，把朕的江山做情，你今大罪難容，留你必為後患。兩邊的，與朕把這姦賊綁赴市曹，候旨斬首示眾。」祇聽得兩邊一聲領旨，走出幾個駕上官來，登時把史弘肇綁了。兩旁文武，個個驚駭，都懷不平，欲待上前保奏，又怕蘇鳳吉權姦勢焰，祇得嘆息而已。正是：

懼禍不談朝宇事，貪生豈顧諍諷風。

當下蘇鳳吉又奏道：「史弘肇私通謀叛，誅他本身，不足以盡其辜，應將滿門家口，一概斬戮，庶使後人盡懷警畏。」漢王悉準其奏，即傳旨，命殿前校尉，速將史弘肇全家，一同綁赴市曹處斬。那校尉領旨，帶領禁兵，將史弘肇府第前後圍住，可憐忠良眷屬，不分良賤老幼男女，盡行綁赴市曹。那滿朝文武雖多，也有平日和弘肇情投意合的，到了此時，也不肯把性命去保。

祇有那在城的百姓見了，皆懷不平，三個一堆，五個一處的說道：「天下纔得太平幾年，朝內又生這大變。祇這史老爺，何等為國愛民！今日朝廷無辜將他殺了，祇怕刀兵起在眼前，想多是我們百姓無福，又要遭此劫數了。」內中有個年老的開言說道：「列位，這些閑事，且莫要管他。老漢倒有一件緊要事情，要與眾位商議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有甚事情，不妨明言，若可做得，無有不依。」老者道：「列位，老漢想這史老爺，乃是忠臣，我們眾百姓，平日間承他惠養愛恤。今日遭此大變，我們理該買些紙錢，到法場上焚化，送史老爺歸天，也見得我們百姓之情。不知眾位心下何如？」眾人齊聲應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們當

得都去送他。」於是大家鬥出些銀錢，多少不等，就去辦了紙錢，一齊到市曹上來。祇見四面八方，軍兵圍住，那裏有得空兒？那老者高聲叫道：「眾位可相讓讓兒，我們要進去送史老爺的。」遂撥開人眾，擠到中間。

舉眼看那史弘肇及合家眷口，共有一百零三口，個個綁縛而立。那些圍護的兵馬在外，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下站住。又有那些夜不收，各在四面巡邏。祇見那史弘肇嘆聲叫道：「皇天後土，實鑒我心。我史弘肇為國忘家，所得何罪，以致全家受戮？我生不能食姦賊之肉，死必啖姦賊之魂！」夫人在旁說道：「老爺何必如此？古云忠臣不怕死，祇願死得其所而已，今日為國忘身，全家受戮，其中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，老爺何必嘆息？」史弘肇點首稱善。那些眾百姓看了，俱各流淚，擁至跟前，一齊跪下。史弘肇問道：「爾等前來，有何話說？」眾人答道：「小的們都是本城的百姓，一向在老爺馬足之下，蒙老爺撫恤教養，無可報答。今日聞知老爺被害，小的們無以孝敬，聊備些須紙錢，伏乞老爺當面生受，以表小的們一點敬心。」說罷，就將紙錢抖開，點上了火，朝著史弘肇焚化，一齊放聲大哭。史弘肇看了，連嘆數聲，即便止住道：「爾等百姓，不必如此，我平日為官，並無惠及於爾等，誠有愧於古臣。況我年過花甲，福業隨身，今日命該刀剗，豈敢怨尤？祇圖不愧此心而已。極承爾等送我老漢夫婦，九泉之下，亦感厚情。我有幾句言詞，爾等百姓須當謹記，則老漢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」眾百姓道：「老爺有甚教誨，小的們自當謹記。」史弘肇道：「爾等眾百姓聽著：

在家俱要敬父母，百善之中孝獨先。
弟兄友愛敦手足，鄉鄰和睦莫憎嫌。
教子須當明禮義，閨門訓女母該嚴。
吃虧認可安本分，貧苦勤將技藝研。
隨緣淡泊平情過，樂業安居無用煎。
任爾一生名與利，窮通得失總由天。」

史弘肇正在說話，祇聽得軍民亂嚷道：「朝廷駕帖來了。」那四下裏看的百姓一齊拍手道：「不好了，駕帖來了，史老爺轉眼就要喪命了！」時有兵士早把百姓趕開，監斬官起身拜了聖旨，供在營柵，分付帶過犯官聽點。遂把史弘肇簽了犯由牌，即命帶至引魂幡跟前。土工把兩條蘆席鋪好在地，史弘肇夫妻對面跪下，怨氣沖天，霎時間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但見愁雲漠漠，慘霧沉沉。劊子手提刀等候。祇聽得陰陽官報說：「午時已到，快些開刀。」祇聽得一聲炮響，眾百姓一齊拍手，悲喊聲喧，早把夫婦二人頭兒落地。正是：兩股白氣沖天，一雙英魂西逝。有詩為證：

憂國勤民已數年，寸心終日惕乾乾。
天公偏使姦臣陷，血淚鵲啼滿瓊泉。

監斬官既看殺了史弘肇夫妻兩口，又點名殺了合家良賤男婦共計一百零三口，將那尸骸都已埋葬訖。監斬官進朝繳旨，漢主方纔退朝。

到了次日，蘇鳳吉又奏漢主早早差官，調取郭威還朝。漢主準奏，即差翰林承旨孟業，齎奉旨意，星夜往禪州，調取郭威克日進京，毋得違忤。孟業奉了旨意，辭駕出朝，帶領從人，乘馬出了汴梁城，往禪州進發。不提。

卻說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彥超，乃是史弘肇的胞弟，那日正在府中與手下屬將飲酒閑談，祇見有一個漏網的家人跑進府來，見了彥超，把主人全家被害事情一一哭訴了一遍。史彥超聞兄被害，登時驚惶滿腹，怒氣填胸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吾也！」登時暈倒在地。眾將上前急救，半晌方醒，咬牙切齒，大聲罵道：「無道昏君！吾兄有汗馬功勞，不思優待恩榮，反聽姦臣讒譖，將吾兄長屈害，一命不足，又將全家抄戮。如此殘酷，理法已無。我誓必生擒姦賊，削去昏君，與我兄長報讎！」言罷，悲號大慟，眾將勸諭，方始收淚。遂謂眾將道：「既昏君害我兄長，早晚必有兵來尋害於我，吾今兵微將寡，如何抵敵？想吾兄長因為郭威而起，吾如今投奔於他，方可免禍，又好與兄長報讎。眾位將軍若肯同行，吾也不辭，不願去者，吾也不強。」當下八員健將一齊答道：「我等向受主將知遇之恩，未能報效，今日遇變，俱願同行。」史彥超大喜道：「既將軍等皆肯同行，就此收拾行李，今日就要起身。」於是眾將等各備行裝，史彥超亦即收拾行程，保著家小，帶了八將，離歸德府，竟投禪州而來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郭威一日正在帥府閑坐，忽見門官來稟道：「今有朝廷差官在外，乞元帥接旨。」郭威聽了，即忙率領多官齊出帥府，迎接欽差至堂上，開讀了聖旨。郭威心下大驚，且與欽差見禮，分賓而坐。茶罷，郭威開言問道：「欽差大人，聖旨到來，要調取郭威回京，不知所為何事？」那孟業忙賠笑臉，從容說這原故出來，有分教——激變了落鎮之將，指日興兵。冷淡了忠勇之心，憑天安命。正是：

燕雀處堂事已壞，熊羆壓境勢何支？
畢竟孟業怎樣回答，且看下回自見分明。